

冷酷现实下人性扭曲的标本 ——从变态心理学看曹七巧与郝维仙的性格畸变

郭 荣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外语系,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这两位女性人物,虽然造成她们各自扭曲人性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她们有着同样的怨愤和悲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婚姻给她们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社会习俗压抑她们正常的人格发展,最终导致她们精神失常。

关键词:曹七巧;郝维仙;变态的心理;扭曲的人性;悲剧命运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一部中篇力作,作品发表后曾得到文坛的重视和称赞。它描写的是一个有着不幸的婚姻遭遇的女子——曹七巧以青春的欢乐作为惨重的抵押,戴着金钱的枷锁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以致人性扭曲的故事。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也塑造了一个特殊女性悲剧人物——郝维仙小姐,她以其怪异的服饰、奇特的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经历深深地吸引了读者。

审视曹七巧与郝维仙小姐扭曲的人性,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综观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将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作为负面人物进行批判,认为她们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牺牲品,也是上流社会摧残人性的本质的代表。笔者认为,尽管她们有其可憎、可恨的一面,但也有值得读者同情的一面。她们既是婚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二者都具有被社会所扭曲的人性。不同点在于,曹七巧是婚后由于婚姻的不幸福导致其心理变态,而郝维仙小姐则是在婚前遭到情人康佩生的抛弃而导致其精神异常。本文通过精神分析法中的变态心理学理论来分析这两位悲剧女性人物扭曲的人性,探索她们扭曲人性产生的根源。

一 曹七巧与郝维仙小姐扭曲的人性表现

1、曹七巧扭曲的人性表现。在张爱玲所有的作品中,《金锁记》是描写人性扭曲最出色的作品。不幸的婚姻生活使曹七巧的心理异常乃至人性扭曲。

曹七巧出身于普通人家,她嫁给姜家二少爷时,只是一个“姨奶奶”,后来出于实际情况——二少爷因“骨痠”不可能再娶“正头太太”,姜家迫不得已将曹七巧定为“正头奶奶”,希望她能死心塌地伺候二少爷。虽然曹七巧已经成为“正头奶奶”,但她依然受到姜家人的鄙视,因为她本质只是个“姨奶奶”。^[1]由于她在姜家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不如意,她逐渐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性格——尖酸、刻薄,而且婚后曹七巧的生理与肉欲得不到满足,她的心理因而变得更加畸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不公的社会和命运剥夺了曹七巧占有金钱、满足情欲的权利。这种欲望变得近于疯狂,并扭曲了她的人性,使她每每在抓向幸福的时候反而推开了它,也使她或不由自主或处心积虑地打杀儿女仅有的一点正常人的生活。在《金锁记》中,如果说起初对爱情的渴望是曹七巧正常人性的表现,那么后来她泯灭了爱,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体现的是人性彻底的扭曲。更为不幸的是,她还是一位母亲、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了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亲人拉来做了陪葬。正是扭曲的人性使她葬送了儿女幸福的婚姻;正是“黄金”这把无情的枷锁使她从一个不幸的受害者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心理变态狂。像曹七巧这样锁在金钱和情欲中的疯子,杀人又兼自杀,可怜而又可恶,在旧文学中是很难找到的。

收稿日期:2008-06-02

作者简介:郭 荣,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外语系讲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2. 郝维仙小姐扭曲的人性表现。《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一系列怪异的行为源于其早年不幸的婚姻。郝维仙小姐作为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但读者对她更多的是憎恶,甚至是痛恨。她把艾丝黛拉当作报复男人的工具——把自己婚姻的不幸与报复全部强加给养女艾丝黛拉,让她去揉碎男人的心。她与曹七巧一样有着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但是直接给郝维仙小姐带来打击的不是像曹七巧那样婚后受男人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而是她的情人在婚前抛弃了她,从此郝维仙小姐的行为与言语开始异常。郝维仙小姐“足不出户,整日呆在屋里”,^[21]她心里只有憎恨,并决心要报复男人,以爱情的失望来打击男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一直穿着婚纱,并将一切保留在收到康佩生来信的那个时刻的状态,她这样做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记得那次感情创伤,保持自己的愤怒,处心积虑地对男人进行报复。艾丝黛拉生下不久便被郝维仙小姐收养。郝维仙为了报自己结婚之日被情人抛弃之仇,刻意训练艾丝黛拉,使她既高雅、美丽、仪态万方,又高傲、任性、不懂感情。匹普在拜访郝维仙时见到艾丝黛拉并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她。然而艾丝黛拉却拿匹普的这份痴情肆意地开玩笑,有意地伤害他。后来,郝维仙仅仅为了报复男人,故意把艾丝黛拉嫁给了一个一钱不值的男人,使其受尽折磨。郝维仙报复男人的心理导致了艾丝黛拉一生的不幸。

从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扭曲的人性表现看,她们既是婚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二者都具有被婚姻和社会所扭曲的人性。郝维仙小姐和曹七巧都曾拥有过青春的梦,有过对爱情的感怀,有过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但她们都坠入了不幸婚姻的牢笼,受到婚姻的毒害。她们和正常的人一样有欲望,为了婚姻她们挣扎过,希望改变并且力图改变不幸的婚姻,争取过自己所希望的幸福生活,但最终她们都失败了。

二 变态心理学理论与“扭曲的人性”

1. 欲望缺失与变态需求。弗洛伊德认为变态心理可以说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和剥夺后所引起的非常规的寻求满足的心理,是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是“力比多”的变态用法,是“力比多”满足的代替物。而这些变态心理大多是对早期婴儿的性满足方式的倒退,如受虐与施虐、自恋、同性恋、恋物淫、窥淫癖等。^{[31]196}

变态心理学中的“力比多”理论在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身上得到充分地体现。曹七巧所嫁的丈夫

是个“骨痠”病人,但七巧是个健康的人,她正常的情欲和性欲因难以满足而受到压抑,这种性压抑和性苦闷是导致其心理变态的原始原因。曹七巧牺牲夫妇生活去换取所谓的荣华富贵,但是在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倦。性爱方面的缺憾,不仅造成了她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还暗中驱使她去破坏儿女的幸福。结婚当天在被情人无情地抛弃之后,郝维仙小姐身着从不脱掉的白色婚纱礼服,她从此以后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与外界隔绝。郝维仙小姐在被情人抛弃之后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对男人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的欲望已经完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欲望(包括性欲)。她对男人没有任何期望,终生未嫁,生活中只有一养女,从“力比多”理论上分析应该是性欲的缺失。生理上没有得到满足,她只有在心理上通过报复男人来找得些许安慰,可以说性欲的缺失是造成她心理扭曲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

2. 社会压抑与变态发泄。精神异常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状态,躯体和行为的异常改变组成其症状,根据特别的症状组合即可作出疾病诊断。心理动力学模式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说明变态心理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认为变态心理不符合一般疾病的概念,而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即内驱力和欲望引起的内在冲突,以致产生倒退行为等,这均可引起情绪障碍甚至导致心理变态。^{[3]58}

本能欲望和社会制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扭曲心理的恶化发展。性欲是本能欲望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七巧竭力压抑着她的性欲,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疏导和合理的发泄,而封建社会里“三从四德”等种种伦理道德制约着曹七巧,使她不能去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慰藉,只能独自在情感的荒漠中漫无目的地奔跑。即使在死了丈夫和婆婆之后,曹七巧有了钱,挣脱了家族势力的束缚,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之后,她仍然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而郝维仙小姐结婚当天就被情场老手康佩生抛弃了,导致人们胡乱地猜忌她被抛弃的原因,他们会想到也许是因为郝维仙小姐做了不守妇道的事情,所以被抛弃。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贞洁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一种越轨行为都会从很大程度上损害乃至毁灭女性的名誉和地位。这种社会制约对本能欲望的压抑和限制使郝维仙小姐不可能再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社会的制约是导致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人性扭曲的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

3. 内驱力与欲望的冲突。社会学模式强调社会

因素对发生变态心理的作用,认为经济贫困、种族歧视、生活变更、社会压力等,都可能引起变态心理,而变态心理乃是社会病理学的反映。处于无意识中的本能欲望经常要求获得满足,但又因社会的制约而不得被意识压制下去,于是形成内心冲突,因而往往引起焦虑。为了减轻或消除焦虑时的紧张不安,以保障内心的安宁,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存在着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各种变态心理就是各种防御机制单个的或多个组合起来发生作用的外部表现。心理防御机制(如压抑)的过度运用,常引起明显的精神异常和人格缺陷。^{[3][135]}

内驱力和欲望引起的内在冲突是导致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人性扭曲的直接原因。曹七巧牺牲夫妇生活去换取所谓的荣华富贵,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倦。性爱方面的缺憾,不仅造成了曹七巧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还驱使她去暗中破坏儿女的幸福。实质上最根本的还得追究曹七巧所体现的心理意识层面,即人生沉稳的层面——作为旧式传统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鲜活的生命日渐憔悴,充实的心灵日渐枯萎;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曹七巧身上多的是顺从、被束缚、受压抑,少有抗争、求解放和个性的张扬。郝维仙小姐被情人抛弃对于像她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富家小姐来说是一件辱没门相、很不光彩的事;人们的闲言碎语对于像她这样一个从小娇生惯养、骄傲任性的富家小姐而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这些因素都致使她将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怪异的人。郝维仙小姐很难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因为在她所生活的小镇里,她名声扫地,她不可能从这个破碎的玫瑰梦中走出去,寻找新的幸福。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养女艾丝黛拉去勾引男人、伤害男人,以此来满足自己对男人报复的欲望,从而为变态的心理求得些许安慰,但是她最终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她最后带着扭曲的人性和忏悔的心凄惨地死去。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塑造成一个人性扭曲的女性形象,曹七巧是一个鞭笞情欲、贪婪金钱的悍妇,但她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的受害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既是一个可恶可恨的害人者,更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受害者。她对金钱有强烈占有欲,为了攫取财富,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金锁”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通过塑造郝维仙小姐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反映了在维多利亚时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上层社会的黑暗现实。狄更斯对“家庭天使”这一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式描写说明,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应有其独立的声音与地位,依附于男性的结果只能是永远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虽然《金锁记》与《远大前程》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文化和教育背景,他们所刻画的曹七巧与郝维仙小姐的扭曲人性和人生悲剧却是惊人地相似。变态心理学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曹七巧和郝维仙小姐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社会与个人矛盾冲突的激化。无论在封建社会里还是维多利亚时期,正是冷酷的社会现实所造成她们心理的变态和人性的扭曲。这两个人物代表了男权统治社会中众多女性的不幸遭遇,她们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悲剧是社会历史和习俗的产物。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金锁记 [M] // 张爱玲作品集.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97.
- [2] 狄更斯. 远大前程 [M]. 王科一,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138.
- [3]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责任编辑: 黄声波)